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传世名著百部一

大学中庸孟子

 **eBOOK**  
内网资料 非卖品

## 名著评点

孔子是儒家的圣人，孟子则被后世儒者推为“亚圣”，所以《孟子》一书就成为儒家仅次于《论语》的著作。关于《孟子》的崇高地位，赵歧在《孟子题辞》中说：“《论语》者，《五经》之鎡鍤、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在赵歧看来，《论语》是解释儒家经典学术的枢纽，而《孟子》与《论语》类似。对于《孟子》的重要性，赵歧还说：“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也。”

尽管赵歧认为《孟子》非常重要，但仍然将它视为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也就是说，《孟子》一书是“传”，不是“经”。但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孟子》一书的地位日益提高，最终正式上升为“经”。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将《孟子》和《周易》、《尚书》、《诗经》、《仪礼》、《周礼》、《礼记》、《公羊》、《谷梁》、《左传》一起楷书刻石。到宋太宗时，又加以翻刻。程颐、朱熹等大理学家对《孟子》非常重视，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摘出，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之为“四书”，并为之做了集注。明朝初年，永乐帝敕撰《四书大全》，使之与《五经大全》相并立，《孟子》从此确立了其儒家经典的地位。

历代整理注疏《孟子》的著作也有很多，如后汉赵歧的《孟子章句》、北宋孙奭的《孟子音义》、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等等。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是对我国上古社会的民本传统和孔子的仁爱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泰誓》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春秋谷梁传》桓公十四年中说：“民者，君之本也”。由此可见，重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国上古社会的传统。“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就广泛存在，它是我国上古社会的朴素人文主义传统，孔子将它整理为一种学说。而孟子则进一步将其推广到人性论和政治学的领域中，创造了人性本善和“仁政”的理论。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传统，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例如：荀子继承孔孟的思想精神，提出了“爱民”、“利民”的主张。他还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西汉初年，贾谊总结了秦王朝暴虐而短命的教训，提出了“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民无不为命”、“民无不为功”、“民无不为力”的观点（《贾谊集·大政上》）。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唐甄等人，又进一步将民本思想发展成批判封建专制的武器。黄宗羲认为，国家应该“为万民非为一姓”（《明夷待访录·原臣》）。在封建君臣观念极为浓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黄宗羲敢于大骂帝王，可谓惊世骇俗了。他认为帝王“敲剥天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同上《原君》）。黄宗羲还批判封建制度无公法，“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同上《原法》）。与孟子一样，黄宗羲也主张恢复井田制、减少赋税，使百姓能够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无独有偶，

唐甄也大骂帝王，他说：“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唐甄不但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他还提出了“富民”的主张：“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同上《考功》）。也就是说，若不使百姓富足，要想天下太平，如同想到北方的燕地而骑马向南。唐甄喜欢谈兵，他极为重视民心在战争中的作用，这种观点与孟子“仁者无敌”的理论是一致的。司马迁认为，孟子之所以不能为诸侯所用，是因为他的学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也就是说太迂腐了，而战国时代又是一个非常急功近利的时代。但在孟子之后，“仁政”学说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成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影响重大的政治理论。许多有作为的帝王都顺应或利用这一理论治理天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唐太宗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贞观政要·务本》）。他还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民，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同上《论政体》）。正是由于对“仁政”学说的重视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识，唐太宗才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对《孟子》也极为推崇，在他要求变法的《上皇帝万言书》中，要求宋神宗“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唐甄）尚有很大差异。也说是说，孟子的思想本身并没有针对整个封建等级制度，只不过是含有向批判封建等级制度转化的因素。孟子虽然认为武王伐纣是“诛一夫”，但这只是针对个别暴君，而不是君王的全体。他仍然希望出现像“先王”那样圣明的君主来治理国家，实行“仁政”。但尽管如此，随着我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加强，《孟子》中的某些言论还是让帝王们感到刺耳。据《明史·钱唐传》载，明太祖朱元璋曾翻阅《孟子》，当他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时，大为光火，下令取消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并下诏，若有人敢于对此事进谏，以大不敬罪论处。

《孟子》一书对我国传统哲学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极为巨大。唐代佛教盛行，而韩愈反对佛教，为了与佛教的“祖统”相对抗，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朱熹《孟子序说》引）在这一“道统”中，孟子是最后一位，可见孟子的重要地位。韩愈认为学习《孟子》是追求儒家圣人之道的大门径，他说“孟氏醇乎醇者也”，“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同上）。“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效法孟子力斥杨墨，以排挤佛老、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记载，有人赞扬“徂徕先生（即石介）学正识卓，辟邪说，卫正道，上继韩子以达于孟子，真百世师也”。宋明理学家更注重从《孟子》中吸取思想养料。因为孔子重视人事，很少正面直接论述形而上的哲学原理，即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敬鬼神而远之、罕言天道性命，只是通过自己的言行引导学生去认识深刻的东西。相对来说，《孟子》中对天道性命论述得较多，而理学的思想核心正是所谓的“天道”、“性命”。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窗前草不除而见天意，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宋史·程颐传》上说，程颐的学问是“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还亲自作了《孟子集注》，在书前的《孟子序说》中广引前人对《孟

子》的评论，阐述《孟子》一书在儒家道统中的重要意义。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人性本善，“万物皆备于我”。陆九渊也说：“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缺？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陆九渊集》卷 35）孟子认为人具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人心中先天就有仁、义、礼、智的萌芽（“四端”）。明代大理学家王阳明则进一步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的理论，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传习录》上）《孟子》的养气、寡欲等修养功夫对理学家的心性修养功夫影响也很大，例如理学创始者之一的张载将人性划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部分，提出了“穷天理”、“灭人欲”的命题。张载所说的“天地之性”相当于孟子的人性本善，而“气质之性”则是禀赋的本能和后天习惯所养成的各种欲望。所以，人要达到至善的境界，就必须克服“气质之性”的影响，返回“天地之性”的本来面目。张载说：“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返而已。”（《正蒙·诚明篇》）他还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返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同上）《孟子·尽心章句下》中认为，人有各种欲望，它们虽属人性的本能，但能否满足，是由命运安排的，所以“君子不谓性也”。在此张载也认为，“气质之性”中的很多东西；君子不把它们当做“性”，即“君子弗性者焉”。二程对孟子的养气说也进行了发挥：“气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气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养气者，养之至则清明纯全，而昏塞之患去矣”（《遗书》卷二十一下）。

《孟子》的思想、文风对于传统文化的其它方面，如文章诗词，科举考试等等，也有一定影响，在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大学 中庸 孟子

## 传世名著百部之大学

### 名著通览

《大学》是四书五经中四书的一种，是中国古代儒家最主要的经典之一，原为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

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汉之际的战火，使儒家典籍丧失殆尽。西汉建立后，儒家经典才被重新搜集、整理。西汉宣帝时，戴德、戴圣叔侄二人从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中辑录了两个选本，被后人分别称为《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戴圣传《小戴礼记》有 49 篇，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礼记》。《大学》是《礼记》中第 42 篇。

《礼记》自西汉问世后，直到唐代，虽有人对《礼记》作注，但因《礼记》是一部典章制度书籍，其中《大学》、《中庸》等有着精深的儒家思想的篇章就不易引起后世学者的足够重视。这种现象到唐代才发生变化。

唐朝韩愈等人首先强调《礼记·大学》的重要性，认为《大学》是和《孟子》、《易经》同等重要的“经书”。

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对《大学》更是尊崇，认为它是“初学入德之门”，“学者必由是而学焉”。为此，二程特地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作了改编，分别作《改正大学》，使之独立出来，成为儒家的一部重要的经典。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二程改编的基础上，对《大学》继续加工，将其分为“经”一章，“传”十章两部分，作成章句，不仅通过注释阐发己意，而且以“取程子之意”为名，对已亡佚的“传之五章”进行“补传”，将他的格物致知论共 134 字，补进《大学》。

二程朱熹表章《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等经书并行。朱熹还对《中庸》、《论语》、《孟子》分别作了注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一套书于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 1190 年）同时刊行，后人合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四书》并行，是继《五经》立于学官之后，学术思想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程朱表章《四书》之后，《四书》风行天下后世。绍熙四年（公元 1193 年），朱熹为宋宁宗进讲《大学》，以图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宝庆三年（公元 1227 年）宋理宗下诏盛赞《四书集注》“有补治道”。元朝恢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悬为令甲。从此，《四书集注》成为科举士子的必读“经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明初，永乐帝敕撰《四书大全》，四书、五经并立于世，《四书》从此也就确立了其儒家经典的地位。理学因此而成为官方哲学，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大学》作为理学重要著作《四书集注》中的第一部，也被统治者抬到极高的地位，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巨大的影响。

关于《大学》的作者和成文年代，历代有不同的看法。朱熹认为《大学》中的“经”是曾参记述孔子的话，“传”是曾参门人记述曾参的话，但无明确的证据，清代学者认为《大学》“决非秦以前儒者所作”，所以《大学》的作者到底是谁，至今不明。当代学者认为《大学》是秦汉之际儒者所作，

也有人认为当是战国时期儒家作品。《大学》的成文年代，一般认为是在秦汉之际。

《大学》在经过程颢、程颐、朱熹的改编后，特别是朱熹对《大学》区分了“经”、“传”，并重新编排了章节后，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副样子。

《大学》全文共 1747 字，主要内容包括“经”一章，“传”十章，以及程子和朱熹所作的一些说明。

《大学》开篇首先说明《大学》是孔子遗留下来的书，是“初学入德之门”；现在人们主要是通过《大学》来考察古人做学问的次序；并指出“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紧接着便道出《大学》的主旨在于使人的美德得以显明，进而革除人欲污弊，达到至善的境界。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境。”在阐述了《大学》的主旨之后，便着重论述了达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个纲领的八个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出若要明德于天下，必先治国；若要治国，必先齐家；若要齐家，必先修身；若要修身，必先正心；若要正心，必先诚意；若要诚意，必先致知；若要致知，必先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认为上述这些话是“孔子之言，曾子述之”，故将其定为“经”。下面所述便是“传”，是曾参门人记述曾参的话。

“传”的第一、二、三、四章分别是解释“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本末”的。朱熹认为这四章全面论述了《大学》的宗旨。

“传”之第五、六、七、八、九、十章分别是解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修身齐家”、“齐家治国”、“治国平天下”的。朱熹认为这六章详细探讨实践《大学》宗旨的步骤与道理。

最后，朱熹特别强调他所补写的第五章是阐明“至善”的要领，第六章是“修身诚意”的根本，对初学者来说，弄懂这两章是当务之急，读者不要以为浅显而忽视它。

《大学》着重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主要讲的是为政在人之道，是一篇如何平治天下的政治论文。书中所论述的治学之道，并不仅指获取知识的途径，更主要的是在阐发做人的方法、原则和目的，强调的是个人道德修养。《大学》开篇便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这三条纲领，实际上是指人的道德修养的三个层次。

“明明德”就是要弘扬、彰显人的本性中的良知良能，达到自我完善；“亲民”就是说不但要独善其身，而且要兼济天下人，使他人都能彰显其本性中的良知良能；“止于至善”是人的修养的终极目标，是前两条的总和，不仅要使天下人的良知良能得到彰扬，而且还要让天下人感受到你的德行的恩泽，这样才算“止于至善”，天下也就太平了。

要实现这三个修养目标，就必须按照书中提出的八个条目来循序渐进地实行。八个条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指的是人们认识事物，获取知识的根本方法；“诚意正心”是讲人修养的原则，要讲“慎独”，就是在无人监督的条件下也要诚心诚意地恪守道德规范；“修身”则是指做人、进行道德修养的方法与途径，是儒家“内至”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结果与目的，儒家的“外王”的功夫。

三个纲领，八个条目共 26 个字，道出了《大学》的精髓，书中的其他内容都是围绕这一核心主旨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详尽的论述。在“经”第一章的最后，作者强调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意在于阐明国家的治乱兴衰，完全取决于统治者道德修养的好坏。

《大学》成文到现在已 2000 多年了，《四书集注》刊行到现在也有 900 多年了。虽然书中有夸大道德作用的成份，但是在做人的原则、目的方面，古今是有相通之处的。读这本《大学》，不仅要弄懂古人做人的道理，更重要的是要明白我们现在如何做人。

## 全文及大意

### 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诗》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湜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缙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

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无下僂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

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进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 【大意】

《大学》是关于古代（三代）学习根本法、原则、目的的论述。是由曾子传授，其门人弟子记录而成的。本篇第一段最为重要，指出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认识人的本性，进而革除人欲污敝，达到至善的境地，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这里做“新”字解，即革除。）而若要明德于天下，必要先治国；若要治国，必先齐家；若要齐家，必先修身；若要修身，必先正心；若要正心，必先诚意；若要诚意，必先致知；若要致知，必先格物。程朱认为，这一秩序就是古代大学的学习进程秩序。以下各段则依次分别论述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本末、诚意、正心修身、修身齐家、齐家治国、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 名著评点

四书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经程朱等理学家的改编、注释、阐发、表章，成为指导人们思想实践的圭臬，数百年来一直深深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和理想。《大学》位列四书之首，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可以想见的。

二程、朱熹尊崇《大学》，使之与《论语》并列，并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其意在于说明他是由孔子经孔子门徒曾参这一中断已久的儒学道统的继承、发扬者。朱熹注释、改编《大学》，主要是凭借自己是儒学道统继承者这层关系，来宣扬他自己的理学思想，因此在《大学章句》中加入了不少理学特有的概念和思想，对《大学》原意作出了自己的理解，最典型的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杜撰了他认为原文缺佚的《格物传》一章，硬塞到《大学》中去。因此，在阅读时必须加以注意。

同时，二程朱熹通过对先秦儒学的深入研究，阐发自己的观念，从学理上说，也有其合理的一面；由于朱熹的注释、改编《大学》，没有斤斤于字义、名物、制度的考证，而是着力于从整体上探索与把握其思想体系，因此他对古代儒家思想的理解较之后世考据学家要更深入、全面。

朱熹用其后半生的时间，花费大量心血，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的注释，他自己说：“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朱子语类》卷一四）就在他临死前一天，他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的注。朱熹这种“毕力钻研，死而后已”的治学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六艺受到表彰，《五经》立于学官，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经书”。但是《诗》、《书》、《礼》、《易》、《春秋》各有侧重，于统治思想来看，则是缺少一种纲领性的东西。因此，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加以改造，使尘封数百年的思想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朱熹尊崇《大学》，为统治思想提供了一个纲领性的东西，他说：“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朱子语类》卷一四）这一纲领的确立，使《大学》位居四书之首，四书与五经并列则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四书与五经并列，不仅在学术思想史上是件大事，对加强封建思想统治来说，也是一个重大事件。朱熹以《大学》统领他经的创造性思维，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魅力和力量。从这个角度说五经可以不读，而四书则非读不可，而《大学》则更值得潜心研读。

《大学》中有许多思想值得我们注意：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意在说明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统治者道德修养的好坏，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兴衰。这种强调道德修养对国家社会的影响、作用，无论何时来看，都有其积极意义。其“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个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对今天我们为学做人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在强调修身的同时，还提倡“诚其意，毋自欺”，“君子必慎其独”，讲究有道德修养的人在别人不注意时，也要恪守道德规范，行为一丝不苟。

关于“格物致知论”，虽是朱熹补传加入《大学》中的，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朱熹论述的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与途径，则是合理的和有参考价值的。朱熹对“格物致知”作过解释：“致，推极也；知，犹识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朱熹的认识论分两个层次，首先是“格物穷理”，然后才是“致知”，推知心中固有的知识，从而达到无所不知。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则是儒家关于理财的经典论述，也是中国古代财政经济思想的宝贵遗产。同时《大学》反对统治者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地聚敛财货，提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财聚则民敬，财散则民聚”，“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义利的关系，具有进步意义。

《大学》中具有许多这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但是由于二程朱熹尊崇《大学》是为了宣扬其理学思想，因此在其改编、注释《大学》时，使理学的观念渗透其中，如强调理，使格物致知成为学习天理的方法；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而忽视了社会存在对思想意识的决定作用；对个人道德修养，只重视内心自省，缺乏其存在与实践的基础，这些都是读者在阅读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大学》的思想由于统治者的尊崇而成为统治思想，其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虽然《大学》经历了由不被重视，到捧为至尊，再到受到批判，这样一个起伏的过程。历代对它的评价也不尽相同，但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大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应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评价，它所反映的个人道德修养的理想目标，和实践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则更应是我们现代人认真反思、借鉴的。

## 传世名著百部之中庸

### 名著通览

《中庸》是四书五经中四书的一种，是中国古代儒家最主要的经典之一，原为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

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汉之际的战火，使儒家典籍丧失殆尽。西汉建立后，儒家经典才被重新搜集、整理。西汉宣帝时，戴圣从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中辑录了《礼记》，为与戴德传《礼记》有所区别，后人称戴圣传《礼记》49篇为《小戴礼记》，我们现在所说的《礼记》，就是《小戴礼记》的简称。《中庸》是《礼记》中第31篇。

《礼记》自西汉问世后，直到唐代，虽有人对《礼记》作注，但因《礼记》是一部典章制度书籍，其中《大学》、《中庸》等有着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的篇章就不那么容易引起后世学者的足够重视，这种现象到唐代开始发生变化。

唐朝韩愈、李翱认为儒家学说自孔子之后已失传，因此他们要继承传统，故首先强调《大学》、《中庸》的重要性，认为《大学》、《中庸》传自孔子，是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

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继韩愈、李翱之后，竭力尊崇《中庸》，将其奉为“孔门传授心法”。《宋史·道学传·序论》说，程颢、程颐“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宋史·程颐》传说，程颐“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其后半生中，耗尽心血完成《四书章句集注》。他将二程视为孔孟“道统”的继承人，“以续夫千载不传之诸”。朱熹将《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重新校定章句，并作了注释。《中庸章句》成书很早，但朱熹仍不断地加以修改。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三月，朱熹认为《中庸章句》的修改工作已基本完成，才作《中庸章句序》。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61岁的朱熹，将耗尽其半生心血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作为一套书同时刊行，称为《四子》，后人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这也就是所谓之四书。

四书并行，是继五经立于学官之后学术思想史上的又一件大事。二程朱熹表章四书之后，《四书集注》风行于世，并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宋理宗下诏盛赞《四书集注》“有补治道”。元朝恢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悬为令甲。自此后，《四书集注》成为科举士人的必读书，从而取代了五经在科举教育中的垄断地位，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明初，永乐帝敕撰《四书大全》，四书与五经并立于世，《四书集注》也就从此确立了儒家经典的地位。程朱理学因此成为官方哲学，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庸》作为理学重要著作《四书集注》中的一部，也被封建统治者抬到极高的地位，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中庸》的作者。司马迁，郑玄都称《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

但清人崔则断言“《中庸》必非子思所作”。冯友兰则从《中庸》的内容和文体两点出发，认为《中庸》的中间部分多言人事，文为记言体，似为子思所作《中庸》的原貌；而首末两部分则论及天人关系，文为论著体，乃后人所加。

《中庸》的成文时代。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孔子之孙子思所著，因有些内容为后人所加，所以其成文至迟也应在《礼记》成书之前；但就主要内容而言，似应将其成文年代定在战国时期。应该说《中庸》从子思之文到收入《礼记》，再到宋人的解说，最终由朱熹从《礼记》中抽出，重新校定章句，并加以注解，成为四书之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庸》全书共 33 章，3545 字，此外还有朱熹所加的注释和解说，以阐发其思想。

朱熹在《书<中庸>后》一文中，将全书内容分成几部分，并给予概括性的总结和说明，阐明他是如何为《中庸》定章句的：

右《中庸》一篇，33 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圣所传之意以立言，盖一篇之体要。而其下 10 章则引先圣之所尝言者以明之也。至 12 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 8 章复以先圣之言明也。21 章以下至于卒章则又皆子思之言，反复推说，互相发明，以尽所传之意者也。熹尝伏读其书，而妄以己意分其章句如此。

朱熹如此定《中庸》章句，是要学者“得于辞而能通其意”，把“孔门传授心法”，“诵习而玩心焉”。

《中庸》第一章开宗明义写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意在说明道的本原出于天，是不变的，人禀赋此道就叫做性。因而道存在于人的本身之中，片刻也不能离开，能离开的东西就不叫道。接来便是阐述“存养省察”功夫的大要，认为人若要得道，就必须注意自己的品德，一刻也不能疏忽，即使没人注意，也要保持自己的品德，这叫做“慎独”。最后说明“圣神功化”的最高境界，指出人若能达到道（也就是文中所谓“中和”）的境界，则天地各得其所，万物化育。

朱熹认为第一章是《中庸》一书的纲领，指出要做到上述内容，就必须返身自省，去私欲，实本性。以下 10 章是子思引述孔子的话，来说明这一章的主旨。

第 12 章是子思对“道不可离”的论述，下面八章，则是援引孔子的话对这一问题加以阐述。

第 21 章是子思就孔子所说天道人道的旨意而加以论说。从这以后 12 章，都是子思的话，以反复推论阐明这一章的意思。

第 33 章则是对《中庸》一书的主旨加以总结说明。

中庸一词，语出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乎矣！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不偏不倚；“庸”，平常不易。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说：“庸是常然之理，万古万世不可变易底，中只是个恰好道理。”

《中庸》是一篇儒家哲学论文。在书中首先提出“天命之谓性”，旨在说明“性”就是天命，“道”则是遵循“天命”。但人除了“性”之外，还有情、欲，一般人行事只是依其情、欲，而不是依据所谓“性”（“天命”），所以造成了“道之不行”的局面。因此必须进行修行，使道成为天下人遵从

的普遍原则，让人的行为处世依其本性。这就要求人们达到中和的境界，使人的喜怒哀乐的表达合乎法度。而对人的欲望则应以反身自省来除去，强调“慎独”，时刻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

但在实行道德时，往往智者贤者越过了中和（即所谓道），而愚者不肖者“不及”，亦使正道不行。因此，便要用中庸来纠正人们在修道上的偏差。中庸的基本原则就是“允执其中”，把握适当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使人的言行合于既定的道德标准。《中庸》一书重点发挥孔子“过犹不及”的思想，要求人们追求“和而不流”，“中立不倚”。

《中庸》的核心观念是“诚”，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天地万物皆赖以存在的根本。人要通过道德修养工夫，“择善而固执之”，以求达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德，从容中道”的圣人境界。

朱熹作《中庸章句》，主要是用他自己的话解释《中庸》，虽然朱熹作《中庸章句》时参看了许多关于《中庸》的文章，但他很少引用别人的话。在解释《中庸》时，一些理学的论点往往掺杂其中，其引申、发挥往往超出原文的主旨，而成为朱熹自己理学思想的阐述。朱熹认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中庸》所阐述的“传授心法”。这16字中，包含了理学的重要哲学范畴，以往的经书没有能如此提纲挈领，阐释《中庸》的“纲维”“蕴奥”的，这16字便成为理学家津津乐道的心传。

其实这16字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就是“允执厥中”这4字。一部《中庸》，3000余言，说来说去，“允执厥中”，为其真谛。所谓“天命之谓性”不过是其理论基础；所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不过是达到“允执厥中”的途径；所谓“和而不流”、“中立不倚”，不过是“允执厥中”的具体化。

## 全文及大意

### 中庸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

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因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廩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

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鼉、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诗》曰：‘惟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

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早有誉于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帔；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这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诗》曰：“衣锦尚絺，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 【大意】

“中”，指不偏不倚；“庸”，平常不易，即永恒的意思。朱熹认为，本篇为孔门传授的心法，即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之孙子思担心其失传，故作此篇。本篇的中心思想在第一段，阐述道出于天，确然不易，人禀赋此道，这就叫做“性”。因而道存在于人的本身之中，片刻也不能离开，能离开的东西就不是道，人若要得道，就必须注意自己的品德，一刻也不能疏忽，即便是在暗无人处也要保持自己的德性，这就叫慎独。人若能达到道（中和、性）的境界，则天地得位，万物化育。以下各段都是引用孔子的言论，间或有子思自己的话，论述上面的道理。其中关于“诚”的论述最为重要，“诚”的意思与“慎独”相近，是一种精诚的精神状态。篇中认为，人若能达到诚的境界，就可以认识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并且能与天地并立，协助宇宙的生化。（即所谓“参天地、赞化育”），这一观点对宋明理学家的修养理论影响很大。

## 名著评点

朱熹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问最渊博、影响最深远的学者，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其40年的讲学著书活动中，编著了大量的书籍，其数量之大，在封建社会的学者中实属罕见。他的主要著作有《参同契考异》、《诗集传》、《伊洛渊源录》、《通鉴纲目》、《楚辞集注》、《四书章句集注》等，几乎涉及了传统文化中的各个方面。但若论影响，没有一部比得上《四书集注》。《四书集注》印行之多，读者之广，思想影响之普遍与深刻，是他的其他著作所不能及的。作为《四书集注》中重要的一部《中庸》，其影响力是可以想见的。

朱熹对四书有一个总的看法，提出了一套读《四书》的次序的要求：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即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朱子语类》卷一四）

朱熹的这个读《四书》的顺序是从四书间有机联系考虑的，同时也考虑了理解上难易程度的差别。

朱熹所论“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就是要探

究古人在为学做人上难以言传的东西，所以要“看三书后，方宜读之”，这样才能体悟到古人为学做人的三味真谛。

孔子最先提出了“中庸”这个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乎矣！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就是将中庸奉为最高的道德。儒家讲究个人的道德修养，这种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做到中庸，达到这一境界，便是天地各得其得，万物化育。可见中庸的重要。

《中庸》开卷便是程子的一段话，道出了《中庸》的重要作用：

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如果说《大学》为人们勾划了自我完善发展之路的话，那么《中庸》就是一个行路指南。无论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才士农夫，无论你要“治国平天下”，还是要“格物致知”独善其身，都面临着在这个社会群体中生存、发展的问题。常有人说：做人难。《中庸》所阐发的中庸之道，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难题的。如能很好领会了《中庸》中的主旨，那会让人受益无穷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庸》的作用不下于《大学》，它的影响是直入人心的，因而它的影响也是最广泛、最深入的。朱熹《四书集注》刊行后，深得统治者的垂青，将其与五经并列，成为士人的必读书，其影响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数百年来，被奉为为人处事的圭臬。朱熹的思想也随《四书集注》的传播而风行天下，成为官方哲学，取得了至尊地位。

但是，物极必反。随着程朱理学在政治思想上至尊地位的确立，朱熹所强调的中庸便失去了其意义。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政治上要讲究统一思想，而这一思想给人们提出的要求却是“中庸”，为解开这一怪圈，于是便只强

中庸，意即万古不变，这正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于是“中庸”由行路指南，变成了一种管理人们思想的工具。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中庸》里还有一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则是强调既尊重固有的德性，又重视问学的积累，要求达到最高境界，又要保持中庸的原则；“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则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有直接影响；而其中的鬼神之说，则对宋明理学产生重要影响；“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故君子慎其独也。”则提出了一种道德修养方式——慎独，意思是在无人监督闲居独处时，自己的言行更应该谨慎，自觉遵守道德规范。朱熹则从理学的观点对此进行发挥，认为在对待只有自己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小事上，要谨慎不苟，这样才能“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遇人欲干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在朱熹的眼中，“慎独”变成了“存天理，遏人欲”的方法。

朱熹编著《四书集注》耗尽了其一生的心血，“熹于《语》《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晦庵文集》卷五三）有人曾见过朱熹《四书集注》的原稿，前后改写了七次，

对于《中庸》，虽定稿较早，但对不满意的地方，朱熹是“旋见得，旋改，一年之内，改了数遍”。（《朱子语类》卷六二）。在撰写注释时，朱熹虽很少引他人的话，但对《中庸》的各家注解，他依然是苦心斟酌，决定取舍。朱熹曾说：“某于《大学》，用工甚多...《论》《孟》《中庸》，却不费力。”（《朱子语类》卷一四），但从他用40多年时间反复修改《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来看，朱熹所说的“不费力”不过是从义理阐发而言，实际上他对《四书集注》可以说是倾其毕生精力。朱熹这种“毕力钻研，死而后已”的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中庸》一书不长，但阐发儒家思想的地方却很多，不仅道理精彩，而且文笔简练，文辞优美。

《中庸》所阐发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深远。虽然其中有讲鬼神和唯心之处，但从哲学范畴来看，《中庸》的思想具辩证的理念，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中庸》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也是应给予高度评价的。《中庸》所提倡的道德准则和处世规范，对今天来说，也不失其借鉴意义。

## 传世名著百部之孟子

### 名著通览

《孟子》是儒家《四书》之一，它在儒家典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总结了三种说法：一是孟子自己所著的，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和清代焦循在《孟子正义》中都持这种看法；二是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由其门人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记述的，唐代韩愈、宋代晁公武等人都主张这种观点；第三种看法认为《孟子》一书是由孟子和弟子们合定的，司马迁在《史记·孟荀列传》中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熹的观点与司马迁相近，他一方面认为孟子必定亲自下手，所以才“首尾文字一体”，少有瑕疵；另一方面又认为有些内容是“其徒所记”，由孟子加以删定。杨伯峻和现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司马迁的观点是最为可信的。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他的先世已不可考，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是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代，所以他将母亲归葬于鲁。杨向奎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春秋演孔图》和《阙里志》说他父亲名激，字公宜；他母亲姓仉，这些说法都不可确信。

孟子的生卒年月也不详，古今都有各种推断。如元代程复心的《孟子年谱》说他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享年84岁；今人杨伯峻则认为孟子生于公元前385年，卒于公元前304年。尽管如此，孟子生活的相对年代还是清楚的。

孟子小的时候，他母亲对他的教育非常严格。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记载了孟母“断织”的故事，刘向的《烈女传·母仪》也记载了孟母“三迁”的故事。“三迁”的故事是这样的：孟子的家原来住在坟墓附近，孟子就和孩子们一起玩埋死人嚎哭的游戏，孟母觉得这个地方不利于孟子的品德成长，就搬到了一处热闹集镇。孟子每天看到往来的商贾和江湖人物，就和孩子们一起模仿他们的骗人把戏。孟母觉得这个地方仍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就又将家搬到一所学宫附近。孟子跟着读书人一起学习诗书礼义，孟母这才感到满意。《孟子》书中非常强调环境对教育的意义，这可能与他小时候的这个经历有关。“断织”的故事说的是孟子小时候时常逃学，有一次孟母当着他的面将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了，以此教育孟子，布是一丝一线织成的，学问品德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学业不能中断。后世童蒙读物《三字经》中说：“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讲的就是这两则故事。

关于孟子的师承，也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弟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赵岐在《孟子题辞》中都主此说。但这种说法很不可靠，因为子思的年龄比孟子大得太多，孟子可能赶不上向子思学习的机会。第二种说法以《孟子外书》为代表，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儿子子上的弟子。但《孟子外书》可能是伪书，而且子上的年寿也不高，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师。第三种是司马迁的观点，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现代学者大多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可靠。

孟子的生平与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学说。

最风光的时候有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所到之处，国君都赠送黄金，供给衣食，听取他的议论。从《孟子》一书中可以看出，他到过的国家有齐、宋、邹、鲁、滕、魏等。但总的说来，他的游说是不成功的，各国国君都不能接受和实行他的“仁政”学说，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所以当孟子年老的时候，他也和孔子一样不再出游，而是和弟子们从事著书立说的工作。

《史记·孟荀列传》中说《孟子》共有7篇，赵歧将这7篇都分为上下两卷。但应劭的《风俗通·穷通篇》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却说《孟子》有11篇。赵歧认为，其中多出来的《外书》4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都是伪书，后来也渐渐亡佚了。

《孟子》一书对于儒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朱熹《孟子序说》引）。

笔者认为，《孟子》的思想主体是伦理政治学说，其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人类的文化规范——仁、义、礼、智的萌芽和根本。人有此四心犹如身体有四肢；没有此四心，就不属于人类（《公孙丑章句上》）。人性向善，犹如水往下流，是一种自然之理，（《告子章句上》）。人性本善是一种先天的良知良能，并非后天学习而得，所以孟子称之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尽心章句上》）。这样，孟子就为儒家的伦理学说找到了一个稳固的理论基础。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人性是本善的，但从实际上看，人们处事并不能完全符合仁义标准。所以孟子强调品德修养，以此恢复丧失了的本性之善。品德修养是儒家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也对之做了很多论述，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寡欲说和养气说。养气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养浩然之气，这种至大至刚之气是由于积累儒家的道义（“集义”）而产生的；另一种是“存夜气”，孟子认为平旦之气清明，人的良心易于发现。所以，“存夜气”也能够增强品德修养。孟子还阐述了修养的阶段：“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章句下》）。这一观点论述了人的品德有无限提高的可能性，也指出了通向儒家理想人格的道路。

由于强调自我品德的修养，孟子表现出强烈的自尊自强精神和一定程度上的人格独立。他指出，君子不能因外在的环境而改变自我的道义准则：“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章句下》）。在《尽心章句下》中，孟子还借舜“饭糗茹草”时跟做了天子后没有什么两样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道理。在君臣关系上，孟子认为臣子也应有自我独立的人格，不应对国君一味地屈从。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章句下》）孟子还极力提倡勇于进取、战胜困难、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告子章句下》）。也就是说，君子要有所作为，一定会遇到常人不能忍受的艰难

困苦，而磨炼战胜困难的品德，是实现理想的保证。他主张圣人可学，圣人也是人，“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滕文公章句上》），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章句下》）。孟子还认为君子应有“自任以天下之重”的济世救民的气概。（《万章章句上》），所以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章句下》）

将人性善的理论推广到政治领域，就是“仁政”的学说，这是孟子思想的核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孙丑章句上》）即先王有同情他人的善心，所以才实行爱护百姓的“仁政”。孟子极力鼓吹“仁政”，是由于他对战国时代的社会状况极为不满，残酷的兼并战争和暴政使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孟子对这种悲惨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章句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也”（《公孙丑章句上》）。“仁政”就是国君能够“与民同乐”，使人民的生活安定幸福，其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在经济上减免赋税，实行井田制，使百姓有固定的“恒产”。二是在政治上选贤任能，宽省刑罚。三是在文化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使百姓知仁义、“明人伦”。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但他却赞同反抗暴政、救民水火的统一战争。针对当时诸侯都想一统天下的心理，孟子指出，实行“仁政”，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必定能够一统天下，即“仁者无敌”。

孟子的“仁政”学说，包含了对人民的重视，即民本思想，也就是说把人民看作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民本思想是孟

子学说中最光辉的组成部分，他认为人民要比国君重要得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章句下》）国君若暴虐害民，那就是独夫民贼，人民完全有理由将其推翻，所以孟子在《梁惠王章句下》中说：武王伐纣，是“诛一夫纣”，而不是“弑君”。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对我国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总结和提高，虽然这种思想与现代思想尚有差异，但仍然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 全文及大意

###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 第一章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 第二章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物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 【大意】

第一章阐明了儒家对待义利关系的看法。孟子认为，如果大夫、士子、百姓等各阶层的人都只强调自己的利益，那么国家就很危险了。国君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不必讲什么利益。因为仁义就是最大的利益，有仁义，大家就都会有利益；无仁无义，所有的人都不会有利。

第二章阐明了“与民同乐”的思想。在孟子看来，国君只有实行仁政，使百姓富足，才能与民同乐；反之，实行暴政，引起百姓的怨恨，只能走向灭亡，更别说什么享乐了。

#### 第三章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 第四章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 【大意】

这两章论述了“仁政”的思想及其具体内容，并强调“仁政”是统一天下的根本保证。

梁惠王认为自己对待百姓的政策比邻国都好。但孟子却指出，魏国的政策虽然好一些，但与邻国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如果能实行“仁政”，使百姓不饥不寒，就可以使天下归服。

#### 第五章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

‘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 第六章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

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槁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

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

### 【大意】

这两章的思想核心是“仁者无敌”，实行仁政是统一天下的根本保证。孟子认为，国君如能实行仁政，减税宽刑，不滥杀无辜，以忠信孝悌教育百姓，就可以使天下归心。

## 第七章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 龔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的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而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哦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独何与？”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於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 【大意】

本章的内容在于说明，有“不忍人之心。”就足以实行“仁政”，实行“仁政”则可以一统天下。

儒家对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是推己及人，强调要有不忍人之心。在这里，孟子对齐宣王说，统一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将自己的仁爱之心施与百

姓，使天下的士、农、商贾都归附齐国。百姓富足，人心所向，天下就不难统一了。

## 卷二 王章句下

### 第一章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 第二章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菟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 【大意】

在这两章中，孟子以欣赏音乐和园林打猎为比喻，告诫齐宣王要与民同乐，施仁政于民，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否则，光知道自己享受，不顾百姓的利益，无视百姓的心愿，就会招来百姓的怨恨。

### 第三章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能为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

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 第四章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

“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睚眦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景公悦，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 【大意】

在第三章中，孟子从与邻国交往的原则谈起，告诫齐宣王不要好勇斗狠，而应当效法周文王和周武王为人民的利益做出伟大的英雄行为。第四章则还是阐述与民同乐的道理。

#### 第五章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

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糗粮，于橐于囊。思戡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爰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 【大意】

孟子教育齐宣王：以前周文王实行仁政，首先照顾的就是那些鳏寡孤独、贫苦无助的人。孟子的观点体现了古代儒家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这一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先秦儒家并不主张禁欲，而是推己及人，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正常人性的欢乐。后世某些理学家提倡禁欲，是受了佛教的影响。

### 第六章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 第七章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 第八章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 第九章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 【大意】

这四章论述了一些治国的道理，如选贤任能、兼听则明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表达了对君臣关系的看法。孔孟重视“忠君”，但忠的是仁德之君。如果是暴君，则要起来反抗，这与后世儒者鼓吹绝对服从皇帝有本质的不同。

## 第十章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 第十一章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 【大意】

这两章表达了儒家的战争观；正义的战争必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取得胜利，非正义的战争必定因人民的反对而失败。孟子指出，征伐吞并一个国家，如果目的是为了反抗暴政，帮助别国的人民获得解放，那么那个国家的

人民必定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 第十二章

邹与鲁閼。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廩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 第十三章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 第十四章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 第十五章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

“君请择于斯二者。”

### 【大意】

这四章通过讨论邹、滕两个小国如何才能免于大国的欺凌，论述了只有实行仁政，与民同休戚、共患难，才是自强之道。

## 第十六章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

公曰，“将见孟子。”

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

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

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

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

曰：“否，谓棺槨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 【大意】

本章体现了孟子的天命思想。鲁平公打算拜访孟子，被倭幸小人的谗言所阻挡，孟子因此没有被重用。但他认为这是天命，并非因为小人的谗言。

## 卷三公孙丑章句上

### 第一章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粦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 【大意】

本章的思想核心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申明仁者无敌的道理。管仲、晏子帮助齐桓公、景公成就霸业，孟子对此并不赞赏。他认为，周文王、武王实行仁政，反对商纣的暴政，这种有利于民的丰功伟业才值得效法。孟子还指出，齐国若要统一天下，比文王当年容易多了。因为文王当年只有百里之地，而齐国的地域超过千里。况且当今百姓的苦难，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齐国若能推行仁政，解民于倒悬，则一定能事半功倍地统一天下。

### 第二章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黜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拊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

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

‘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特其志，无暴其气。’

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曰：“淫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

‘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 【大意】

本章的内容有三点：论述自我修养的功夫、孟子对自我才能的评价以及对孔子的颂扬。

孟子认为，人的勇气来自于道义。在道义的感召下，人才能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同时，孟子还提出了“养吾浩然之气”的修养方法。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它之所以能如此博大刚强，是因为它是由正义的积累而产生的（“集义”）。如果没有道义的配合，它就会气馁了。

### 第三章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 第四章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 第五章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 【大意】

这三章的内容还是阐述实行仁政的必要性、仁政的具体措施以及“仁者无敌”的道理。孟子指出：以力服人，则人心不服；若以仁德服人，则人心

悦诚服。实行仁政，重要的是任贤能、明政刑、免赋税。他还引用《尚书·太甲》中的话，指出不行仁政的必然下场：“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 第六章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 【大意】

这一章非常重要，阐述了人性善的理论。孟子认为，人性的善良是仁政的基础。人类的天性是善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并非外在的功利所决定的。这四心是人类的本质特征，无此四心，就不属于人类。这四心是人类的伦理道德——仁、义、礼、智的基础和根本，即所谓“四端”。如果推广和扩充此“四端”，就能保全天下；反之，连服事父母也做不到。

## 第七章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 第八章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 第九章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

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大意】**

这三章的内容都是论述人的品德修养。孟子认为选择谋生的职业要谨慎，要以“仁”为标准。追求仁德的方法是自我内省。

君子应当乐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抛弃自己的缺点，吸取别人的优点。他还以伯夷和柳下惠为例，阐述了正确的处事原则。

## 卷四公孙丑章句下

### 第一章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 【大意】

这一章还是论述“仁者无敌”的道理。其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成为后世广泛引用的名言警句，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

### 第二章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

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 【大意】

这一章体现了孟子对待君臣关系的看法。在孟子看来，国君应尊重有道德和才能的大臣，君臣关系应建立在道义和共同事业的基础上。臣子不应绝对屈从国君，表现出庸俗的恭敬；国君的尊贵也不应仅是外在地位的优越，

而应体现在“尊德乐道”的内在品德上。这表现了儒家蔑视权贵、自尊自强的精神。

### 第三章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赈；辞曰‘馈赈。’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 第四章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

“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

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

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 第五章

孟子谓蚺蛙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

蚺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巨而去。

齐人曰：“所以为蚺蛙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

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 第六章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欢为辅行。王欢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 第七章

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赢。

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槨无度，中古棺七寸，槨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佼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 第八章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

孟子曰：“可。子哿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哿。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齐人代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

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 第九章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

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恶！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

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圣人也。”

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

曰：“然。”

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

曰：“不知也。”

“然则圣人且有过与？”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 【大意】

以上七章的内容比较庞杂，在这里只简要介绍一下：第四章通过比喻，论述了国君和官吏应对百姓的生活负有责任。第八章表达了孟子“仁者无敌”、吊民伐罪的思想。第九章体现了孟子极高的辩论技巧。在辩论中，孟

子还赞扬了勇于改过的品德。其它四章体现了孟子为人处事的原则，后世理学家据此认为孟子的一举一动都符合“理”。

## 第十章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

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 第十一章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

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 第十二章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

高子以告。

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

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 第十三章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

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 第十四章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

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 【大意】

这五章记述的都是孟子辞去齐国职位的情况，反映了孟子极为复杂的心理。其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体现了孟子的“天命”思想。也就是说，每过五百年必定有圣明的君王出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反映了孟子当仁不让的自信精神。孟子既认为人世沧桑有一定的气数，又强调人应发挥自我主动性。圣贤既要有济世救民的忧思，又要能乐天知命，二者并不矛盾。

## 卷五滕文公章句上

### 第一章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疇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 【大意】

本章阐述了人人皆可成为圣人的思想。“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反映了儒家自尊自强的主张。尧舜也是人，所以人人都能具有尧舜的品德。后世禅宗认为人人皆可成佛，与先秦儒家主张人人皆可成为尧舜的思想有一定的渊源。

### 第二章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

然友之邹问于孟子。

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啜菽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

然友复之邹问孟子。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

世子曰：“然，是诚在我。”

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

#### 【大意】

本章通过滕国太子决定为其父居丧三年的事件，论证了“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的道理。孟子认为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只要在上位的人能身体力行地实践优良品德，就会带动全国百姓来效法。

### 第三章

滕文公问为国。

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按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矜矜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使毕战问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 【大意】

本章的内容是孟子向滕文公阐述治国的方法：首先要实行仁政，让百姓有固定的资产（恒产），税收要有节制。百姓生活有了保障，才能有固定的行为道德准则。其次要兴办学校，以儒家伦理教育人民。最后要实行井田制，使国家和百姓都能得利。

## 第四章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屨，织席以为食。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

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廩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

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然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曰：“然。”

“自为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汜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濬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

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sup>𪛗</sup>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屨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 【大意】

这一章记述了孟子与农家思想的论战，显示了孟子极高的辩论技巧。孟子认为，各行各业的人们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得以生活。同理，统治者治理天下，百姓从事生产，这也是一种交换，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还认为中原文化比边远地区的文化优越，所以应以中原文化改造其它文化，而不是相反。这种夷夏之论对后世儒者对待其它民族的态度产生了很大影响。

## 第五章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

他日，又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

徐子以告夷子。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

徐子以告孟子。

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怵然为闲曰：“命之矣。”

#### 【大意】

本章记述了孟子与墨家思想的论战。墨家主张丧事从简，“爱无差等”。孟子则认为：人生下来只有一个根本，即父母。孝子热爱父母，尽心掩埋父母，然后才能推己及人，所以爱是有差别的。

## 卷六滕文公章句下

### 第一章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 第二章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 第三章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出疆必载质，何也？”

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

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家，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 【大意】

这三章讲述了两个道理。第一章和第三章论述君子必须出仕做官，做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但是做官又必须有原则，若为了做官而丧失自我的道德理想，就如同不顾礼教而偷情的男女一样。第二章论述什么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在孟子看来，真正的大丈夫必须具有优秀品德，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 第四章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 第五章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讎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筐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筐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箠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 【大意】

这两章的内容与前文有相通之处。第四章还是用各行业的人必须交换各自产品的道理，说明君子为天下谋福利，理应得到丰厚的报酬。第五章还是

阐述“仁者无敌”的观点。

## 第六章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 第七章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

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

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 第八章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 【大意】

这三章的内容各不相同：第六章阐述了环境对于教育的重要性；第七章阐明了君子与当权者交往的准则，即不卑不亢、坚守节操，以此培养自己的优秀品德；在第八章中，孟子以改正偷鸡的错误行为为例，强调知错必改，减免赋税要立即实行。

## 第九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

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者，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 【大意】

本章的思想核心是力斥“杨”、“墨”学说，捍卫儒家的正统思想。在孟子看来，杨朱学派主张利己主义，这是目无国君；墨家主张博爱（“兼爱”），这是目无父母，这种“无君”、“无父”的异端思想必定会导致天下大乱。孟子力排异端的思想，对后世儒家的道统观起了很大影响。

## 第十章

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蠃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路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纴，以易之也。”

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蹙曰：‘恶用是𪚩𪚩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𪚩𪚩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 【大意】

本章孟子阐述了儒家的忠孝人伦大义。孟子认为：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而生活，陈仲子避兄离母，是灭绝人伦，并非“廉士”。人若都像陈仲子那样，就会都变成蚯蚓了。孟子的论证说理透辟，比喻极为生动。

## 卷七离 离娄章句上

### 第一章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 第二章

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 第三章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 【大意】

能工巧匠必须借助圆规和曲尺才能很好地工作。孟子以此为喻，指出治国的准则是“先王之道”和仁政，人类的楷模是圣人。

### 第四章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 第五章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

## 第六章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 【大意】

这三章讲的是治国修身的道理。孟子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修身，“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如果国家没有管理好，国君就应自我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另外，国君不能得罪贤明的卿大夫之家。只有这样，天下百姓才会敬慕和崇尚德行。

## 第七章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势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 第八章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 第九章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圯也。故为渊驱鱼者，獯也；为丛驱爵者，鹵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 【大意】

这三章的思想核心都是强调治国的根本在于实行仁政。在第七章里，孟子仍表达了天命与人力的双重观点：一方面，治国应顺从天意，天意在治世

时表现为崇尚道德，在乱世时表现为弱肉强食；另一方面，人应发挥主动性，努力实行仁政，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

## 第十章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 第十一章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 第十二章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 第十三章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 第十四章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 【大意】

在第十章中，孟子指出仁义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丧失仁义就叫做自暴自弃。第十一章强调儒家的伦理是治国之本。第十二章论述为人处事的原则是“诚”，其思想精神与《礼记·中庸》一脉相承。第十三、十四章仍强调仁政的重要意义。

## 第十五章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 第十六章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

## 第十七章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 第十八章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 第十九章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 第二十章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唯大人能为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 第二十一章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 第二十二章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 第二十三章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 第二十四章

乐正子从於子敖之齐。

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

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曰：“子来几日矣？”

曰：“昔者。”

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馆未定。”

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

曰：“克有罪。”

## 第二十五章

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於子敖来，徒馱馱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馱馱也。”

## 第二十六章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 第二十七章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 第二十八章

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

### 【大意】

以上各章内容庞杂，有对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论述，也有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哲理。其中对“孝”的强调极为突出。孟子认为，人生最大

的事业就是侍奉双亲。要符合孝行，最重要一点就是生育后代，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观点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第二十八章里孟子还强调了“孝”在治国中的重要意义。

在第二十七章中，孟子对儒家纲常做了极为精辟的解释。他认为：“仁”的本质就是侍奉双亲；“义”的本质就是顺从兄长；“智”的本质就是懂得坚守仁、义；“礼”的本质就是调节修饰此二者；“乐”的本质就是从仁义之行中得到快乐。

## 卷八离娄章句下

### 第一章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 第二章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 第三章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 第四章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大意】

第一章的内容说明先王之道都是一致的。第二章通过子产的事例阐明治国应实行德政，而不是只施私恩小惠于民。第三、四章论述君臣上下关系的原則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和道义的基础上。

### 第五章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 第六章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 第七章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 第八章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 第九章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 第十章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

## 第十一章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 第十二章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 第十三章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 第十四章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 第十五章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 第十六章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 第十七章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 第十八章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 第十九章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 第二十章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 第二十一章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杻机》，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 第二十二章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 第二十三章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 【大意】

这十几章的内容极为广泛，其中有很多格言警句，阐述了治国、修身、处世、人伦、为学的道理。

## 第二十四章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

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

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

## 第二十五章

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 第二十六章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 第二十七章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欢言，孟子独不与欢言，是简欢也。”

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 第二十八章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 【大意】

第二十四章说明交友要慎重的道理。第二十五章通过比喻论述人应努力自新向善。第二十六章论述真正的智慧是顺应事物的自然之理，若卖弄小聪明而穿凿附会，反而会伤害人的性灵。第二十七章记述了孟子在一次吊丧活动中的守礼行为。第二十八章阐述君子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

## 第二十九章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 第三十章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教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

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而已矣。”

### 第三十一章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

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 第三十二章

储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 第三十三章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饜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饜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瞞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饜足之道也。

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大意】**

第二十九章和第三十一章论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圣贤的外在行为虽然不一样，但他们各自不同的行为都是符合道理的，他们的品德都是高尚的。第三十章的内容反映了孟子的至公至仁之心，匡章被众人视为不孝，孟子却深深理解他的苦衷，依然与之交游。第三十二章在于说明圣人也是人的道理。第三十三章通过一个寓言故事，说明用不正当的手段追求富贵，必定会为人所不齿。

## 卷九万章章句上

### 第一章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

孟子曰：“怨慕也。”

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

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廩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 第二章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怙父母，是以不告也。”

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

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阶，瞽瞍焚廩。使浚井，出，从而揜之。象曰：‘谗害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张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

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曰：“然则舜伪喜者与？”

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

#### 【大意】

这两章歌颂了舜孝顺父母、宽容兄弟的高尚品德，其中反映了孟子对“孝”的深刻理解。孟子认为，“孝”应以对父母的深厚感情为基础，不应仅仅停留在理性的认识上。

### 第三章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

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

“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

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谓也。”

#### 第四章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

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

#### 【大意】

这两章的含义在于解释儒家学说中的内在矛盾。孟子通过舜对待弟弟象的态度，说明了公义与私恩的关系。又通过舜对待其父瞽瞍的态度，说明了忠与孝的关系。后世理学家认为，舜能做到孝敬其父，则天下人莫不尽忠，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忠孝两全的。

#### 第五章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之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谓也。”

## 第六章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 【大意】

这两章阐述了天意与人为之间的关系。孟子认为：舜之所以能代替尧而得天下，既是天意，也在人为，舜的高尚品德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天意就是民心，这反映了孟子的民本思想。益、伊尹、周公同样是圣贤，但都无法得天下，因为启、太甲、成王虽然不如他们，但也不是暴虐之君，所以益、伊尹、周公不能成为天子，这也是天意。

## 第七章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器器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毫。’”

## 第八章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阨，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

## 第九章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 【大意】

这三章以伊尹、孔子、百里奚三位圣贤为例，阐述君子必须有“自任以天下之重”的济世救民气概。同时又强调，出仕做官一定要遵守道义，“进以礼、退以义”，洁身自好，无论采取什么策略，都不能有损于自我的节操。

## 卷十万章章句下

### 第一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 【大意】

本章分析了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位圣贤对于处世做官的态度，总结了他们的各自特点。孟子认为，在这四者中，孔子是最杰出的，是“集大成”者，因为孔子兼有杰出的智慧和崇高的品德（“圣”）。

### 第二章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 第三章

万章问曰：“敢问友。”

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 【大意】

在第二章中，孟子介绍了西周的官爵、俸禄的等级制度，孟子的政治理想是以西周为蓝本的。在第三章中，孟子列举了大量事例，论述交友的原则应当以“德”为重，而不能依仗年龄、权势、兄弟。“友也者，友其德也”，即交友的根本原则是仰慕他人的品德。

### 第四章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

孟子曰：“恭也。”

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

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

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

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

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讟。’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

曰：“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

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

曰：“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

曰：“事道也。”

“事道奚猎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曰：“奚不去也？”

曰：“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

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 第五章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 【大意】

这两章论述君子接受诸侯礼物和出仕做官的原则，反映了孟子既坚持道义，又主张变通的思想。

## 第六章

万章曰：“士之不托诸侯，何也？”

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礼也；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

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

曰：“受之。”

“受之何义也？”

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

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

曰：“不敢也。”

曰：“敢问其不敢何也？”

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

曰：“一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

曰：“繆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

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

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廩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廩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

## 第七章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

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

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

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

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

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繆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问招虞人何以？”

曰：“以皮冠，庶人以旌，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

万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

曰：“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

#### 【大意】

这两章论述君子接受国君的接济和召见的原则，其内容与前文有相通之处。第六章孟子指出，君子接受国君周济有一定的原则，国君周济君子也要有礼节。第七章孟子认为，君子没有职务，不应去拜见国君；臣子对国君不合礼的召见，也应坚持不去。

## 第八章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 第九章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

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 【大意】

这两章的内容不同：第八章以交友为喻，强调向古人学习的重要性。第九章论述臣子的义务和责任。与国君同姓或不同姓的大臣都有义务进谏；若国君不听，同姓的大臣有义务废除国君，不同姓的大臣则应辞职。

## 卷十一告子章句上

### 第一章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柷椽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柷椽。”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柷椽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柷椽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柷椽，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 第二章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 第三章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 第四章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欤？”

#### 【大意】

这四章的内容都是孟子与告子在人性论上的辩论，其中反映了孟子人性善的理论，不失为一篇非常精彩的思想对话。

### 第五章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

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

曰：“敬兄。”

“酌则谁先？”

曰：“先酌乡人。”

“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

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

## 第六章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 【大意】

这两章仍然是论述人性善的理论：“义”虽然因外在条件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但都是由内心发出的，所以说“义”是内在的。人的外在行为虽有善恶之别，但从天生的性情上来看，都是可以使之善的。这才是孟子人性善学说的本义。

## 第七章

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 粃麦：播种而撮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淳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磽，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蒺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

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 第八章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如其乡。’惟心之谓与？”

### 【大意】

这两章的内容进一步阐述了人性善的学说。孟子认为：如果人的行为不合理义，并非人的本性不善，而是由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他指出人的味觉、听觉、视觉对外在的反映都有共同的标准，所以人的价值判断也有同样的标准，即“理”、“义”。孟子还以树木做比喻，阐述了人应努力培养自己的品德，发扬善良的本性。此外，孟子还提出了“存夜气”的修养方法，这种神秘的方法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

## 第九章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 第十章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

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 【大意】

孟子又以学围棋做比喻，认为不向善的原因在于没有恒心，不在于智力不足。同时他还指出：与人类所有欲望相比，“义”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生命和道义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要“舍生而取义”。这一思想激励了历代仁人志士为了理想而奋不顾身。

### 第十一章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 第十二章

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 第十三章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 第十四章

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櫟，养其槲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

### 第十五章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 【大意】

这五章的内容都是论述修养的重要性。孟子通过很多比喻，指出人不能因小失大。心性的修养是人的根本，因此必须把品德修养放在首位。他还提出了“求放心”的主张，也就是说，学问之道就在于把因放纵而丧失了善良本性寻找回来。

## 第十六章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 第十七章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 第十八章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水之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

## 第十九章

孟子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萁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 第二十章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 【大意】

这五章还是论述品德修养。孟子认为“仁义”是最宝贵的东西，仁义忠信是“天爵”，公卿大夫是“人爵”。渴望尊贵是人的共同心态，但为了“人爵”而丧失“天爵”，不仅非常不智，最终连“人爵”也会丧失掉。孟子还指出：求仁一定要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否则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如五谷不熟毫无用处。

## 卷十二告子章句下

### 第一章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

曰：“礼重。”

“色与礼孰重？”

曰：“礼重。”

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

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

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紵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紵，则不得食，则将紵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 第二章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则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

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 第三章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已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曰：“《凯风》何以不怨？”

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大意】

在第一章中，孟子论述了礼和欲的关系问题。孟子认为，当礼与欲发生冲突时，应以“义”为原则，协调二者的关系。礼重于欲，但若符合义，对于礼也可采取变通方式。第二章阐述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理。孟子指出，人只要有坚定的目标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学习尧舜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可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人。第三章通过对《诗》的论述，指出对父母适当的抱怨反而体现了对父母的热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仁”、“孝”等学说是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

#### 第四章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 第五章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屋庐子喜曰：“连得间矣。”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

曰：“非也。《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

屋庐子悦。或问之。屋庐子曰：“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

#### 第六章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

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 【大意】

这三章的内容各不相同：第四章论述了应以仁义为原则处理一切社会关系。第五章的内容论述了与人交往的礼节应与对方适当。第六章孟子通过大量事例反驳了仁者应有外在的事功这样一种观点。在孟子看来，“仁”是一种内在品德的追求，仁者建功立业要有很多条件，绝不能为了追求功业而违背了“礼”。

### 第七章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 第八章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釐所不识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 第九章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

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与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 【大意】

第七章的内容反映了孟子对当时的政治状况极为不满。他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的时代，此后则每况愈下。第八章和第九章论述了教育百姓和引导国君致力于仁政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把人民推向战争是“殃民”，开疆辟土、充实府库的臣子是“民贼”。

### 第十章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饗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 第十一章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 第十二章

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

### 第十三章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

面谏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大意】**

在第十章中，孟子主张赋税应有一定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尧舜之道”。赋税过重就是夏桀暴君，过轻就成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貉国。第十一章论述了治水的根本方法是疏导。第十二章阐明了诚信是君子节操的根本。第十三章指出主持国政应集思广益，若只听小人的谗言，只能把国家搞乱。

## 第十四章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 第十五章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 第十六章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大意】**

在第十四章里，孟子论述了君子应召做官和辞职的原则。第十五章列举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的事迹，说明艰难困苦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和品格，使人成就大业。第十六章指出：不屑于对某人进行教诲，也是对之教诲的一种方式。

## （卷十三）尽心章句上

### 第一章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 第二章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 第三章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大意]

以上三章论述了修养和命运的关系。孟子认为：尽力修养和扩张自我的善良之心，就能认识到自我的本性；懂得了本性，也就懂得了天命。顺理而行，接受的就是正命，反之则是非正命。品德的修养，决定权在于自我；对外在事物的追求，能否得到，在于命运。

### 第四章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 第五章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 第六章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 第七章

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 第八章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

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 第九章

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

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

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 第十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 第十一章

孟子曰：“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欷然，则过人远矣。”

[大意]

以上八章基本上都是论述人的品德修养。孟子认为自我具备了一切（“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人只要自我反省，就能得到最大的快乐，达到“仁”的境界。他认为羞耻之心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羞耻能使人自强。孟子还指出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可以使人永远保持自得的心情。无论得志不得志，都心安理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成为后世儒者的处世原则。

## 第十二章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 第十三章

孟子曰：“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 第十四章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 第十五章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 第十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 第十七章

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 第十八章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 第十九章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这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 第二十章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 第二十一章

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大意]

以上十章的内容涉及到政治、人性、修养等问题，在这里将重点简要介绍一下。孟子认为：为了百姓的利益而使用他们，虽然劳苦，百姓也不会抱怨。正确地教育和引导人民，在政治中极为重要。他指出：人具备不用学就有的优良本能，有不用思考就知道的最高知识，这就是“良能”，“良知”，也就是仁义。孟子还指出：不利的处境能磨炼人的品德意志和才能。杰出的“大人”，是先端正自我进而端正了事物的人。孟子还认为君子乐于使天下百姓幸福安定，但君子的本性要比这更深刻，那就是“仁义礼智”。

## 第二十二章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四，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

## 第二十三章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 第二十四章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 第二十五章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 第二十六章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 第二十七章

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

## 第二十八章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 第二十九章

孟子曰：“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大意]

这几章的内容非常广泛，论述了仁政、学习方法、义利关系、思想方法和品德修养等。孟子认为，儒家的学问非常博大，所以一定要循序渐进。同时又指出，思想不能偏激，杨子“为我”和墨子“兼爱”都太偏执一端了，应当不偏不倚（“执中”）。但对于“执中”也不能过于拘泥，还应懂得变通（“权”）。只知“执中”而不知“权”，跟偏执一端没有什么两样。

### 第三十章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 第三十一章

公孙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

### 第三十二章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 第三十三章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谓尚志？”

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 第三十四章

孟子曰：“仲子，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 第三十五章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

### 第三十六章

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

孟子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埳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

### 第三十七章

孟子曰：“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

[大意]

以上八章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孟子认为，尧舜行仁政，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如此；商汤、周武王是身体力行地付诸实践。而春秋五霸则是借仁义之名谋取私利。商王太甲不贤，伊尹将他流放，等太甲改过之后又请回来。孟子认为有伊尹的品德志向才可以做这种事；若无此品德志向，那就是篡位了。这段话成为儒者评论大臣是否篡位的标准。此外，孟子还说明了环境对于人的品德修养有很大的意义。

### 第三十八章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 第三十九章

齐宣王欲短丧。公孙丑曰：“为期之丧，犹愈于已乎？”

孟子曰：“是犹或紕其兄之臂，子谓之姑徐徐云尔，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公孙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虽加一日愈于已，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

### 第四十章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 第四十一章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

可几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 第四十二章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

#### 第四十三章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 第四十四章

孟子曰：“于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其进锐者，其退速。”

#### 第四十五章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 第四十六章

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缙、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

[大意]

这几章的内容论述了心性修养、礼的原则、教育方法和仁爱思想等等。孟子认为人的形体容貌是天生的，但要以心性的修养来充实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反映了儒家推己及人、爱有差等的仁爱原则。即由热爱亲人，进而善待百姓；由善待百姓，进而爱护万物。第四十六章则论述了处理事务要懂得轻重缓急、抓住根本。“仁政”的当务之急，就是“亲贤”。

## 卷十四尽心章句下

### 第一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公孙丑曰：“何谓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 第二章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 第三章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 第四章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 第五章

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 第六章

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 第七章

孟子曰：“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

### 第八章

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 第九章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

## 第十章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

[大意]

这十章的内容很广泛，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对战争的看法。“春秋无义战”，就是说春秋时代的战争都不是正义的。孟子认为善于打仗是一种大罪，从而进一步发挥了“仁者无敌”的思想。“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反映了孟子对待古代经典的态度。此外，孟子还认为，品德高尚、修养深厚的人不会因外在处境的变化而改变初衷。

## 第十一章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

## 第十二章

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

## 第十三章

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 第十四章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 第十五章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

## 第十六章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 第十七章

孟子曰：“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

## 第十八章

孟子曰：“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

## 第十九章

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

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

## 第二十章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 第二十一章

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大意]

以上十一章，内容广泛。“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反映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国家以人民为本，所以百姓是最重要的，国君则居于次要地位。孟子还认为，圣人是人类的楷模，是“百世之师”。后代的人们听到他们的事迹，没有不感动鼓舞而努力奋进的。此外，孟子还对“仁”作了深刻的解释。

## 第二十二章

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

## 第二十三章

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

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撓。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 第二十四章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 第二十五章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谓善？何谓信？”

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 第二十六章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

## 第二十七章

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大意]

以上几章内容不一，其中对人性与命运的关系、品德修养的程度的论述极为重要。

孟子认为，人对各种欲望的需要均出自天性，但能否如愿，只能靠命运，不能强求。同样，人对仁、义、礼、智、天道的禀赋各有厚薄，这也是天命的安排。但人可以在心性中下功夫，努力实现它们，所以君子并不把它们看做是自我把握不了的命运。

孟子认为：令人称道的品德叫做“善”；善德皆备于己叫“信”；优秀的品德充实了叫做“美”；充实而又表现于外叫做“大”；大而能化，浑然一体，这就叫做“圣”；圣德达到不可思议的境地就叫做“神”。

## 第二十八章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 第二十九章

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

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 第三十章

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有业屨于牖上，馆人求之弗得。或问之曰：“若是乎从者之瘦也？”

曰：“子以是为窃屨来与？”

曰：“殆非也。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 第三十一章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诘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诘之也，是皆穿逾之类也。”

### 第三十二章

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

### 第三十三章

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 第三十四章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 第三十五章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 第三十六章

曾嗜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

孟子曰：“脍炙哉！”

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

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

[大意]

这几章的内容也很广泛，其中对修养的论述极为突出。从中我们可看到，儒家“仁义”学说的基础就是推己及人。“说大人，则藐之”，反映了孟子藐视权贵、注重品德的自强精神。此外，孟子还强调了“寡欲”的修养方法。

### 第三十七章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

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

“何以谓之狂也？”

曰：“其志嚵嚵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过我们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

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以是嚵嚵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 第三十八章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大意]

第三十七章的思想主题是反对“乡原”。所谓“乡原”，就是貌似君子而行为却卑鄙虚伪的好好先生。儒家是主张“中道”的，但孟子引孔子的话指出，狂狷之人要比“乡原”好得多，他们虽然偏执，但都是具有真性情的人。而“乡原”却貌似忠信廉洁，实际上到处取媚、同流合污，损害了君子的形象，所以孟子对之痛加斥责和揭露。在本书最后一章里，孟子历数儒家先圣。反映了孟子以继承儒家学说的道统为己任的精神。

